



源於真運  
李漢源

## 如何回到體壇黃金年代

一班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體育傳媒人聚首一堂春茗，這班體育傳媒人「稿匠之友」曾經是記者、編輯、電台、電視台體育編導等，但現在絕大部分身份已是退休人士了。

聚首難免暢談體育話當年，席間談論的，屬於他們的那個年代可算是體育傳媒黃金時代，除了有超過20份報章每天大篇幅報道體育外，還有不少雜誌周報專門報道體育消息，筆者當年七十年代在學時期，每周末必然購買一份名為《星島體育》的小報，內容盡是報道每周香港及國際體壇消息，尤以報道香港足球更為詳盡，每篇報道都好幾千字，每位讀者都捧着小報細讀長文，津津樂道。當年電台經常直播足球賽事，耳熟能詳的足球評述員幫大家分析球賽，電視台除了直播多項體育賽事外，更在每周黃金時間內製作雜誌式體育節目，也是報道每周體壇消息，可想而知，當時香港體育文化氣氛相當濃厚，也因各傳媒合力宣傳體育效果，多宣傳多報道，普羅大眾就會感染接受，或者可以算是在香港體育傳媒歷史上小小地畫上一筆。

時至今日，從九十年代起，香港體壇有沒落跡象，尤以足球為甚，各傳媒開始放輕報道體育，加上目前傳媒生態，商業掛帥，有些更要求要有商業收益才報道體育，傳媒是商業運作，賺錢為先也無可厚非，但對整個城市的體育宣傳難免有一定影響。說到底，體育是資訊

(Information) 還是娛樂 (Entertainment) 呢？如是資訊的則代表公眾有權知道，而傳媒亦有義務發布的，但更多的傳媒人則可能覺得體育並不是「資訊新聞」，更貼近是一種「娛樂新聞」，並不是人人都一定要知道的。有些傳媒老闆更在公司需要縮減資源時，第一步便向體育部開刀，雖然今時今日體育在傳媒中並不是主流派，被視為可有可無，又或者我們體育傳媒人作報道及製作體育節目時，未能吸引讀者及觀眾青睞，以致被率先放棄。

近年香港體壇成績理想，也加強了市民對體育的認識，正好藉此靠各界推動體育文化之認同，正如近期香港足球有好的表現，我們也應該利用這個契機推波助瀾，推動足球發展。一班資深體育傳媒人，你一言我一語，希望能讓香港體育足球回復七八十年代的光輝的日子，但時移世易時代不同環境不同，舊的方式在今天也未必盡可適用，有不同種類的體育發展與體育傳媒是相輔相成的，如游泳、單車、劍擊、乒乓球、羽毛球等等有好成績，我們體育傳媒就有更豐富的內容去報道。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體育傳媒「稿匠之友」聚首一堂。 作者供圖



方寸不亂  
方芳

## 買樓拓商機

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有一次出席晚宴，坐在旁邊的大學老師說：「死啦，今日無端端買咗一層樓！」她中午用餐時經過樓盤推銷示範單位，被地產經紀包圍游說下簽了合約，回來冷靜了一下，反問自己為何要買樓呢？她為自己的倉卒決定有點懊惱。我們都笑瘋了，「買樓如買菜」，的確是當時的社會氛圍，當年樓市興旺，手上有餘錢都會入市。

經過30年的起起跌跌，香港人「買樓保值」都嘗到了甜頭，也有苦果；當然，在起跌中更學會了謹慎。今天樓市低迷，「買樓如買菜」還會發生嗎？前兩天往中山探望已入住當地三鄉的香港朋友，她為我們安排了豐富的行程，包了車串遊中山、順德、唐家灣、珠海，趁墟、逛街市、尋美食、探博物館，本來只是悠閒個人遊，殊不知有人無端端買了一層樓，本來2,000元的旅遊，付出了300萬元人民幣樓款。

行程首站趕上了墟期，買樓的前奏熱身，是個關鍵。春節過後，一節淡三墟，墟市人流不多，攤檔貨品折上折，300元人民幣買到一件款式尚好的鵝絨長襖，100元人民幣3件運動衣，1元一個小螺絲批；轉個彎是露天街市，滿地都是價廉物美的蔬菜、番茄、番薯……朋友夫婦是生意人，十指不沾陽春水，平日少到街市，初次執了「10元3件」的便宜貨，大開眼界，樂開了花，中山物價便宜，是首個印象。

繼而到朋友家一看，不得了，大宅面臨高爾夫球場，一下子熱了腦袋，在樓下找到了地產經紀，當然是「樓難難逃」了。在同區看了幾個空置單位，朋友就問價了，直至晚餐時段，經紀都如影隨形，朋友沒怎麼還價就急於敲鑼，我們還真有點驚訝，時光倒流30年，「買樓如買菜」又再重現了，當然這是中山樓。

朋友買樓的理論是，現在正值內地樓市低迷，再加上人民幣兌港元匯價低，入市內地樓是執平貨的時機，加上大灣區發展有前景，在內地有住宅據據點，便可進一步發揮商機了。朋友是生意人，中山是個近香港又擁有農工雙拼優勢的地方，在此發展種植高產高質蔬菜與水果，買樓拓商機，也是一種理論。



書聲蘭語  
廖書蘭

## 結緣談余光中二三事

世間事都是由無數的因緣巧合串聯而成，當下的因是日後的果，因果循環不息，一個良好的時機促成一段良好的善緣。

在去年第7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我擔任普通話朗誦評判，有緣欣賞詩人蓉子的一首詩《翠樹歌唱——記溪頭台大實驗林》，勾起我年少時對溪頭的印象，於是趁歲末去闊別40年的竹與杉樹組成的山脈，重溫回憶。而這個，緣結緣所串成的繩子，是來自幼獅文化事業公司葛永光董事長，經他介紹柯經一處長，由柯先生安排，我到溪頭森林景區悠然自在地過了一個星期，日日與大自然的湖光山色為伴，不亦樂乎。

與柯經一交談中，感覺他是位文藝青年，還與余光中教授結過緣。眾所周知，余光中是詩壇祭酒，不僅創作了膾炙人口的詩，亦有很多名言佳句廣為流傳，其中就有：「今夜의 星空很希臘」，以致社會大眾出現：「你這個人很機車」、「你這個人很蘋果」等等，形成一股無厘頭、不明就裏的仿效風氣。

在余光中70歲大壽當天，柯經一安排余教授住在墾丁青年活動中心的豪華套房，有花園、魚池、假山、瀑布，大家坐在一起看星空，柯經一借此機

會請教余教授，「今夜的星空很希臘」所指的意思？余教授表示在任教東海大學外文系時，有一回在外文系教希臘神話故事，下課後和一群學生走到戶外草坪，仰望天空，所有神話故事主角，都跑到天空去了！所以當場告訴學生，「今夜的星空很希臘！」

柯經一在西子灣青年活動中心工作時，為了宣傳中山大學蓮海樓的逸苑觀海咖啡座，邀請余光中好友攝影家王慶華來舉辦海洋生物攝影展，開幕貴賓邀請余光中，許多媒體記者都來採訪，茶會時，他突然打了一個大噴嚏，眾人鴉雀無聲，余光中隨口講了一句：「我的噴嚏比海浪還吵！」隔天，高雄的媒體頭條就是以此句做為標題。

從柯經一唸小學一年級起，自爸爸的書架上，看到那白色的封面詩集《聽聽那冷雨》到「今夜的星空很希臘」，再到「我的噴嚏比海浪還吵」，更在墾丁公園為余教授安排70歲大壽，柯經一最後一次看見余光中是在他去世前兩年，在台北的劍潭青年活動中心，那時余教授

的健康已經不如從前了。

而今余光中教授已經離世6年半，但他的詩會流傳下去，與每一代的中國人結緣，而我因受蓉子的詩感染，與葛永光、柯經一等人出席。 作者供圖



◆1998年，余光中（前坐左一）70歲大壽，余范我存（前坐右一）、柯經一（中間站立）、王慶華（後右一）等人出席。 作者供圖



高衛國

## 瓦是屋上的眉

瓦是屋上的眉，可以稱作房屋眉毛的是簷前的那一排滴水琉璃瓦。還有更多魚鱗一樣的瓦鋪設在房頂上，瓦溝布滿了青苔，瓦縫間長着肉嘟嘟的瓦松參差可見。

瓦不懼風霜，最能吃苦。風吹日曬，雨淋雪蓋，瓦都能泰然處之。雨沿着瓦壟流下，瞬間就匯成了一條線，沿着房簷橫着看，滴水瓦下織成了密密的簾幕，那些滴水上還雕刻有圖案，只是歲月流逝圖案早已漫漶。瓦藍是天空的顏色，走在豫北平原的田間地頭常常會聽見一個老漢抬頭說你看天瓦藍瓦藍的，似自言自語的讚嘆也好像是說給剛好路過的你聽。瓦藍就是一種深藍色，一片瓦的顏色也是天空的顏色。瓦藍特別養眼，純淨而沉穩，農家的日子因注視這一房坡瓦藍的色澤而踏實。

在我的故鄉出坡的東門向南行，不多遠就可看見一個廢棄的磚瓦窯，圓形的建築，留有一個蛤蟆口，從這敞口進去，裏面很敞亮，抬頭仰望有白雲從窯口上方的天空飄過。聽老輩人講，藍瓦需要一個窯變，碼進窯的磚瓦燒了幾天後，需要浸水3天，從封住的窯口浸水，一天浸3次，浸過水的窯口上方有熱氣升騰，當然這需要掌握火候和時間，因此以前燒窯時都有一個專業的師傅。四爺爺就是村裏有名的燒窯師傅，模糊的記憶裏，當3個煙囪堵上，窯口封起，浸水掛色的那幾天，四爺爺

總是神色凝重，背着手攥一根長長的煙袋，圍着窯不停轉悠。等到窯涼下來開窯出瓦的那天，附近的街坊都會跑過去看，滿眼都是純淨的瓦藍，這時四爺爺蹲坐在旁邊悠然地抽着煙，臉上有藏不住的笑和自豪。

一堆瓦蹲在了院子的一角，青苔包裹了他們，青草從彼此相擁的縫隙間竄出。瓦不是殘片，都是完整的瓦，早年間院落裏堆放的瓦是建造房屋時預算多出來的，於是隨意碼放起來。多出來的瓦是連羊圈雞窩的頂棚都鋪設過後的剩餘，瓦忠於職守，鋪在羊圈雞窩頂棚的瓦和鋪在屋頂的瓦一樣承受着日曬雨淋，也享受着春日暖陽的朗照。這些多餘的瓦片也會被我和夥伴們利用，我們將兩三個瓦片圍攏成一個小灶，上面再放一片凹面朝上的瓦，這樣就可以燒製黏土做成的玩具。

當風吹呼啦啦曬了一夜，有幾片瓦掉落地面，摔成了碎片，這樣的瓦片也有不同的命運。有的瓦片被孩子旋進了小河，一片片在水面漂過，水面旋成了波瀾和水花，瓦片有的沉入河底，有的穿越河面落到對岸。我們也會從這些碎片中找出規則的趁手的，然後在磨刀石上打磨，打磨光滑平整後就裝進了衣服口袋，這個打磨好的瓦片就成了小夥伴玩跳房子時的法寶。

以瓦命名的地方總能給人親切感，我驅車回故鄉總是從一個名字叫「瓦店」

的地方下高速。瓦店這個名字的由來不得而知，是以瓦屋建造的驛站而得名的嗎？如果是這樣，瓦店這個地方在遙遠的時光深處，應該有過曾經的富庶和繁華。瓦躺在屋頂默默守望着歲月前行，風吹雨淋瓦藍漸褪，便增加了一絲絲煙青。我在故鄉的小巷中穿行，陡雨驟至，雨滴劈裏啪啦敲打在瓦片上，我一拐彎進進了小院，站在廊簷下看雨，一會兒工夫，雨水便順着瓦壟傾瀉而下。又過了一會兒，雨過天晴，房頂、瓦、瓦縫間的草兒一同被雨水洗亮了。

瓦擋風避雨遮霜雪，瓦片上面有草、青苔、樹葉、塵土，偶爾也有鳥雀的身影在瓦上做短暫的停歇。瓦片下面是一個個喝茶吃飯的日子，庸常的日子裏也藏着吵嘴惱氣，藏着人世的離合悲歡。民諺有「金窩銀窩都不如自家的草窩」一說，草窩搭泥瓦，那泥瓦下的煙火就是鄉村生活的全部。磚瓦似乎和我們這個民族古老的文明相伴而生，秦磚漢瓦已經是磚瓦成熟時期的製品，我在西安的碑林博物館見過秦磚漢瓦，圖案設計精美，磚和瓦都非常大，超乎想像，給人以厚重感。

磚瓦的歷史悠久，從茅屋到瓦屋，這中間一定誕生過一個又一個燒磚砌瓦的能工巧匠。一片瓦上記錄着久遠的歷史，文明借助一片瓦以看得見的形式屢續相傳，我也從一片瓦上望見了民族血脈的盈動和蓬勃。



翠袖乾坤  
連盈慧

## 門外看名畫

最初迷上畢加索，是參觀他西班牙故居時，看到正面掛在樓梯間他17歲所畫那幅以探病為題材的大油畫，可能畫中病者是小畢親人，觸發小心靈有感而作吧。

這畫極具震撼性，往後就連他所有的作品都愛上了，不過坦白說，對他後期不少作品還不過是基於崇拜偶像的喜愛。

此外也喜歡他跟畢加索家聚居於以「洗衣船」為家時「藍色時期」的作品，不知道是不是「畫窮而後工」了，不少人便說過，畫家接近成名前的作品最可觀，儘管畢加索才氣逼人，後勁強至二十世紀，由他「綜合立體主義」時期的作品，最初還可能視之為板塊顏色音符欣賞，但是大型反戰巨作《居爾尼卡》之後大批變形畫作，要是如他所說，每幅畫都是他的日記，不同時期的變形全是為他和婚姻和戰亂困擾期間心情惡劣的反映，則不是我喜歡那杯咖啡了。

就算深愛他那批畫作有多少千百萬捧場者，我還是比較欣賞他的「藍」。齊白石談畫，說太似則媚俗，不似則欺世，他無論任何時期的作品，便都能表達似與不似之間的神韻；梵高同樣興到而畫，所以梵高無論任何時期的作品，都保持固定的神韻。有時不免作奇想：會不會有些「當然不是全部」大師成名後藝高人膽大之餘，不自覺也流於欺世呢？自以為作品已經登峰造極，不慚高價賣不出去，連調色板都捨不得丟棄，有意無意調抹「加工」後化腐朽為神奇，取個帶點「仙氣」的題目，亦有足夠信心成為驚世之作。

此外也可能有些「又不是全部」大師畫了幾十年具象的畫，雖然世人叫好，自己卻未必滿意，甚至還可能悶到內心叫苦，為求突破也為求發洩，故意來個大抽象，某女畫家在自傳中，就坦言畫厭花鳥才畫抽象畫，抽象畫不一定迷人，但相信誰就誰不懂畫畫，興到之時畫來肯定也會心情愉快呀。



◆作者興到也來試畫抽象畫。 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 從時裝騷想起

在政府大力推動「盛事」中，原定本月23日舉行的Dior男裝騷延緩。但對一般市民來說，不太有感覺。主要是這類奢侈品牌時裝騷跟一般市民關係不大，何況還是看頭不大的男裝。

到香港買奢侈品曾經是內地遊客的訪港主選項，而到香港看時裝騷或參與香港時裝表演，更曾經是內地時裝人和時裝品牌最嚮往的。但時移世易，隨着內地經濟崛起，市場日益開放和中產消費群崛起，無論是國際品牌，還是內地消費者都傾向於直接接觸。

近日知悉，深圳3個高端時裝品牌首次組團在巴黎時裝周亮相，其中「深圳福田時尚日」上月底在巴黎布隆尼亞宮宮上演，「開創了中國內地時裝品牌組團進入巴黎時裝周官方活動日程的先河」。據說，現場還播放了最新的國際版福田區宣傳片，借機宣傳深圳。

香港無疑是流行文化或時尚文化的大哥，發展至上世紀九十年代中達到頂峰，記得當時的香港時裝節之設計師時裝騷環節，一票難求，當時活躍的設計師如馬偉明、鄧達智、

劉家強、張路路等，是媒體爭論的對象，作品頻頻見報。香港一直希望發展成為位處亞洲的國際時尚之都。時值香港紡織業崛起，香港貿發局早在1967年就成立香港時裝節（時稱「香港成衣節」），為香港時裝界掀開新的一頁，並令「設計師」這個頭銜亮相並獲得肯定。貿發局時裝部門的同事多年來也很努力地為香港設計師和香港品牌在海外和內地表演創造條件，多次組團到當地表演，香港也有多個品牌受到國際媒體關注和報道。但除了個別設計師如伊嘉相對成功並活躍至今，很多都難以為繼。

香港的設計師在創意上絕對不遜於任何國際大師，香港時裝節的組織能力也不下於任何國際機構。但逾半個世紀過去了，除了時裝節演變為「時裝周」外，香港作為亞洲的「時尚之都」的色彩反而淡化了。

這包括「一前一後」兩方面因素，前者指把設計師意念化為成品的製作基地，後者指設計成品面對的消費市場。但香港都欠缺。所以，今日香港如果只「獨善其身」或依靠引進西方活動，恐怕不夠。如何與近在咫尺的大灣區兄弟城「優勢互補」，並發揮香港人的創意特長，可能更符合民意。



琴台客棧  
伍呆果

## 春夜歷險記

寫稿至深夜，起身走到後院想活動一下僵硬的手腳，因這兩日正是空氣潮濕能到滴水的回南天，我習慣性地隨手關上了客廳通往後院的玻璃門，隨着一聲清脆的「卡噠」聲，我便是頭皮一麻。

是的，我居然把自己鎖在門外了！我嘗試着再度使勁去推玻璃門，又懷着僥倖之心去推門邊的玻璃窗，結果門、窗皆無法打開。環視後院，幾面柵欄牆都是2米多高，我居住的別墅區雖大，入住的人卻不多，加上不是周末，左鄰右舍都在城裏沒有回來，想打電話讓住在附近的哥嫂或物管工作人員來幫忙，手機卻被鎖在屋裏……求救無門，我欲哭無淚，在後院的圍子裏踱了半天，頭髮都被濃重的霧氣打濕了，還是想不出辦法來。

直到再一次踱進工具箱，看見裏面的兩架鋁合金梯子。我向來對數字和距離的概念模糊，當初因一樓的客廳做了高至天花板的書

牆，得知天花板的高度有3米多，便買了一架3米高的梯子用來取書，卻忘了加上自己的身高，3米的梯子太高不好用，便又買了一架2米的，如今這兩架梯子都放在後院的工具房裏。於是，在昏暗的夜色中，我使出了渾身的力氣，將一架梯子架到柵欄牆上，另一架搬到隔壁鄰居家的院子裏，再小心翼翼地翻牆過去，所幸相鄰幾家鄰居的院牆都很低，翻過了幾家院牆，穿過最後一家正在裝修的，院牆被砸倒了，我繞到了自家的前院，長舒了一口氣，摀下大門的密碼……結果，用當下網絡上的「廢話文學」來說，「不出意外的話就出意外了」：由於常年獨居養成的習慣，大門被我之前在裏面反鎖了。

夜更深了，附近住着的幾家鄰居屋內已經沒有燈光，由近至遠的路燈顯得愈發昏暗，我想起自家樓上的陽台門好像沒有上鎖，循着原路再翻牆回到隔壁鄰居家的院子，搬了那架3米高的大梯子，從鄰居院子架到自

家2樓的平台下方，費勁地爬了上去，很幸運地，樓上的陽台門一推便開。

終於回了家，我恍惚地想着夜色裏那些房子的冷清，便不由得想起了韓國電影《空房間》。電影裏那個每天騎着摩托車發廣告傳單的年輕人沒有自己的家，因為工作的原因他知道哪些房子是沒有人住的，便住在那些空房子里，像在自己家裏一樣，在裏面洗澡、睡覺、做飯吃，還幫忙澆花、收拾屋子、修理壞了的傢具，讓沒有人的「家」變得有生機，變成真正的家。這是一個純理想主義的愛情故事，它講述了一個孤獨者的夢，故事裏的人和沒有人住的房子都流露着與世疏離的孤獨和無奈。電影的片尾有一段字幕：It's hard to tell that the world we live in is either a reality or a dream.（很難說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是現實還是夢境。）

在這個回南天的夜裏，我又翻牆，又爬樓，走過沒有人住的空房子，彷彿也做了一場驚險的孤獨的夢。